

三十年生涯之點滴記趣

生理學科主任 張振隆

欣逢中山醫學院慶祝三十八週年校慶紀念日，亦適巧本人在中山服務的年資剛好屆滿三十年之際，有幸受邀在本期的刊物上發表一些感言，的確是一件可喜可賀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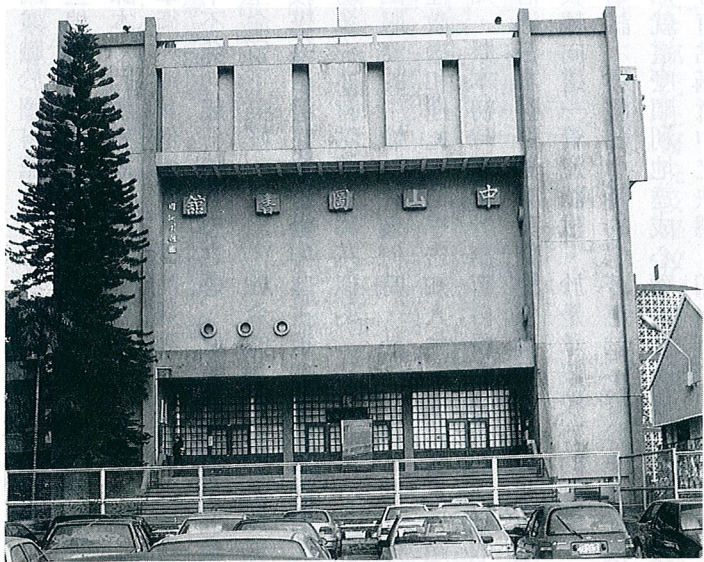
基於近幾年校內成員大幅度地增加，彼此不認識甚多之緣故，筆者就從自我介紹開始吧！我出生於民風樸實之蘭陽地區。幼年時期在靠近海港的小鎮↓蘇澳（昔日為臺北花蓮間交通必經之轉換站）渡過，回顧當時每年除夕都可目睹一批批人潮將鎮內大街小巷擠得水洩不通，由於小鎮的旅館不足，在夜幕低垂時分，更可見到歸鄉似箭而無處落腳的遊子，三五成群蹲在昏暗街角處不是聊天就是倚牆斜睡，熬過夜晚等待翌日搭車回鄉時刻的到來，此種情景永遠無法忘懷。個人求學過程中對生理學的研究興趣源自於研究所踏入神經內分泌學研究領域之啓蒙老師是彭明聰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修過『腦下垂體切除術與異位移植』這門課後，引導我興趣朝向這方面去探索垂體異位移植造成高血泌乳素症狀態的動物所產生多重功能障礙之機制，在過去對我有很大吸引力。

在這三十年的漫長歲月之中，親眼目睹中山從醫專步上醫學院的成長茁壯過程，更看到自己任職的學科從過去草創時期之生理室，歷經遷徙始有今日底定的實驗大樓。近年來

每逢上實驗課，一開始常會提起中山生理學實驗史這檔事，因為自己全程陪伴而走過這樣的路，並且將實驗史隨科技演進分為三個階段，最初為燻煙時期，其次為墨汁時期，現今即為感熱時期。在大學念過生理學之人大多看過記紋鼓（配合燻煙紙才能使用）這種儀器，它是早期用於記錄生物訊號之一種最基本工具。不要說是看到就是聽到該種儀器，馬上就連想到這是生理的。事實上，早期這種生理實驗之用具確有它的優點所在，每逢使用該儀器做實驗時因烙印在學生臉龐上的黑煙亦多少可看出同學參與實驗的熱心程度。又每當同學的腳步走離實驗室之一瞬間，有時可見沾在他們臉上

的黑煙會跟著微笑而起伏的波動，此時此刻似乎暗示著同學們的內心有一股說不出的成就感。

過去的歲月雖有訴說不完的事，儘管都已過眼雲煙，但仍有不少鮮為人知之事，因值堪回味，所以從中擇其一二之



事藉此著墨與他人分享。

本人除了專責生理學教學之外，還曾兼任圖書館主管，有三上三下之記錄，從最初的親自負責編輯書籍工作到後來專掌主管工作為止，總共達十年之久，記得在兼職期間，正好亦遇上三次大遷徙，從佔地約十二坪之臨時館址至現今擁有獨棟建築物的圖書館。尤其搬遷工作的過程幾乎是全程參與，真可說嚐盡了酸、甜、苦、辣都有。另外，最令我銘記在心而耿耿於懷之事，就是藏書量之問題，每學期都有教育部指派督學到校訪視，每在會議桌上進行口頭報告時，都會觸及到藏書量問題，當時是因受限於經費之編制，與他校醫學院相比顯然是墊後的，直到解剖學科故蔡滋理教授當上院長之時因鼓勵增編圖書預算，尤其是期刊增購，所以藏書情況逐漸有改善，那時亦正值中山醫專欲改制為醫學院的轉捩時代，圖書館的藏書量很自然地亦被列入是否能升等醫學院評估的參考項目之一。當時雖有現在這種剛完成不久之圖書館建築物，可是內部藏書總量僅有一萬餘冊，當時本人在教務長面授機宜之指示下在報單上再加上一位楊董事清泉公館內存置而欲捐贈的一萬伍仟冊的書籍，使得圖書總數達二萬伍仟餘冊，這才使得中山圖書館在所有五家醫學院評鑑報單上排名為第三，超過其他二家醫學院，這真是讓我們大大出意外。當然，這雖不是升等醫學院主要項目，但仍具有推波助浪之效，難怪圖書部份排名殿後的醫學院院長，一旦有機會遇到本校故前蔡校長，常以這樣口吻道：我就不相信你們中山有這麼多藏書量。故前院長亦不遲疑回答道：不相信，就到我們圖書館來清點好了。其實這種事，本人亦是當時每有

。服務期間，因兼職於圖書館，自然與圖書打交道機會多，亦因此能盡一些棉薄之力為莘莘學子出版了尚可一讀的生理參考書及實驗課本，因讀者遍及校外，多少亦曾打出一點知名度，每逢在學術界或其他場所，偶而遇到一些讀者談起吾人之著作，心中不免勾起一陣安慰之感，此時此刻似乎亦讓我感受到已為生命留下美好的見證。如今的我，只不過比零星研究來點綴教學的活潑性，儘管如此，這些不起眼的研究成果對教學之助多少亦有點錦上添花似的。

回顧在中山服務的中途，曾幾何時，赴國外進修的念頭總在我的腦海裡激盪和掙扎。似乎告知人生旅程總該走一趟國外去吸取新知。原本初時有意計劃暫自費赴英國進修吸取新科技。當時恰遇日本鹽野義製藥廠提供獎學金並公開甄選，於是改變初衷轉向這一管道試試。於是承蒙校方的推薦，又透過口試與筆試，經歷四小時的辛苦應試，終於使得往後赴國外吸取新知就這麼順利地達成心願。然而學成回國雖獲益匪淺，但總帶有點滿意中之缺憾——即沒有帶回博士學位。其實，當初申請進修時是以客座教授名譽而非研究生的身份赴日進修。當然有不少身邊知己朋友會告知人家千方百計不但自掏腰包又分時段赴國外攻讀學位，而你當時的進修年限不但可延長至二年並且又是公費，為何不改為研究生身份而放棄取得學位的良機呢？迄今回憶當時的抉擇是對的，有關這個問題未來再有機會投稿時也許在我的伏筆中可找到答案。

以上點點滴滴之往事，除了聊些心意之外，最後要表達的是我追求新知的生涯中，承校方大力的支持與栽培表示最